羣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晉書下

傳

劉毅字仲雄東萊人也治身清高厲志方直爲司隸校尉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世祖問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世祖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治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

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殆不如桓靈也、習鑿齒陽秋曰、毅答已、帝大咲曰、桓靈之朝、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乎、散騎常侍郗湛進曰、世說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多不同、昔馮唐答文帝曰、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樂、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也、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耶、湛曰、聖詔所及、皆可豫先筭計、以長短相推、慕名者能力行爲之、至如向詔、非明恕內充、苞之德度、不可爲也、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几人能之、蜂蠆起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非虎弱蜂蠆強也、倉卒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辭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易容、而仰視陛下者、陛下不世之詔、出思慮之外、臣之喜懼、不亦宜乎、

遷尚書左僕射、龍見武庫井中、車駕親觀、有喜色、於是外內議當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廷、卜藏其瀆、至周幽王、禍疊乃發、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政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爲矍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上疏陳九品之弊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三者雖聖哲在上、嚴刑督之、猶

不可治故堯求俊乂而得四凶三載考績而饗
饗得成使世主雖有上聖之明而無考察之法
授凡庸之才而去賞罰之勸則爲開姦豈徒四
族側陋何望於時哉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
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
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
訴之忌榮黨橫越威福擅行用心百態求者萬
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
位不聞推讓流俗之過一至於此竊爲聖世恥

訴作訟

之愚心之所非者不可以一槩論輒條列其事
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治亂之
要不可不允清平者治化之美枉盭者亂敗之
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
小達有早晚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
而鈞義陳平韓信唉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
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篇論
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鈞
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舉者稷虛以成譽所欲下

者、吹毛以求疵、前歸後脩者、則引古以病今、古賢今病者、則考虛以覆過、質直者罪、以違時、阿容者、善其得和、慶遠者責以小捡、才近者美其合俗、齊量者以亡爲限、高下逐強弱、是非隨愛憎、憑權附黨、毀平從親、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必達、守道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凌弱黨強、以植後利、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豈

舊無今字補之

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鎭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人道賢否、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天下大治、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役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

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故狀無實事諂文浮飾品不校功黨譽虛妄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事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則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

相妨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以治風俗則狀無實行以宰官職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讒薄之累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愚臣以爲便也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領中書令名重一世朝野擬爲台輔而荀勗馮紞等深忌疾之會世祖

問華誰可付以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徵爲忤旨間言得行以華爲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朝議欲徵華入相馮紞乾沒苦陷以華有震主之名不可保必遂徵爲太常以小事免官世祖崩遷中書監加侍中遂盡忠救匡補縫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猶使海內晏然遷司空卓爾獨立無所阿比趙王倫及孫秀等疾華如讎倫秀豐起遂與裴頠俱被害朝野

之士、莫不悲酸、

裴頠字逸民、河東人也、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元康七年、以陳准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遊接、必簡英儁、宜用成德賢邵之才、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宏理也、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魏末以來、轉更增甚、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

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敎陵遲頹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世雖知其言之益治而莫能革也朝廷之士皆以遺事爲高四海尚寧而有識者知其將亂矣而夷狄遂淪中州者其禮久亡故也倫秀之興豐顏張華俱見害朝綱傾弛遠近悼之傅元字休奕北地人也性剛直果勁不能容人之非世祖受禪加駙馬都尉與皇甫陶俱掌諫職元志在拾遺多所獻替上疏曰前皇甫陶上

事爲政之要計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爲之所
上義合古制前春樂平太守賈志上欲爲博士
置史卒此尊儒之一隅也主者奏寢之今志與
千里臣等並受殊寵雖言辭不足以自申意在
有益主者請寢多不施用臣恐草萊之士雖懷
一善莫敢獻之矣詔曰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
所至難而人主苦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
士所忼慨也其甚者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
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

村字可疑

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唉舌納言諸賢、當深解此心、務使下情必盡、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不可責備於一人、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采錄乎、近者孔晁綦毋和、皆案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又每有陳事、輒出付主者、主者衆事之本、故身而所處當多從深刻、至乃云恩貸當由上出、出村外者、寧縱刻陵是信耶、故復因此喻意、

玄遷侍中、
任愷字元裒、樂安人也、爲侍中、愷性忠直、以社稷爲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愷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令久執政、每裁抑之、充病之、後承間稱愷忠公局正、宜在東宮、使保護太子、外假稱揚、內斥遠之、帝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會吏部尚書缺、好事者爲充謀曰、愷今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

乘、充即啓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世祖不疑充挾邪、而以選官勢望、唯賢是任、即日用愷、愷既在尚書、侍覲轉希、充與荀勗馮紞、承間譖愷、免官、愷受黜在家、充毀間得行、世祖情遂漸薄、然衆論明愷爲人、羣共舉愷爲河南尹、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日夜求愷小過、又諷有司、奏愷免官、後起爲太常、不得志、遂以憂卒、

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爲侍中、世祖嘗問曰、朕應天順民、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對曰、

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實充之徒猶在朝也、夫逆取而順守、湯武是也、今宜引天下賢人、與宏政道、不宜示之以私也、和嶠字長輿、汝南人也、遷侍中、嶠見東宮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世祖默然、後與荀顗荀勗同侍、世祖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顗勗並稱皇太子明識宏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以爲

國雖休明、終必喪亂、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或以告賈妃、妃銜之、愍懷建宮官、嶠爲太子少傅、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惠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

郤詵字廣基、濟陰人也、舉賢良對策曰、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此風俗所以異流也、古之官人、君責之於

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脩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治亂、故寒暑漸於春秋、治亂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官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

保不信亦有罰有罰則有司莫不悚也以求其才焉今則不然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虎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聖恩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恒得此屬欲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爲左丞劾奏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郗丞而還奏我此爲挽弩自射訛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在

公何故私言乃至於此洪聞之慙服
荀勗字公曾潁陰人也爲中書監加侍中勗才
學博覽有可觀採而性邪佞與賈充馮紞共相
朋黨朝廷賢臣心不能悅任愷因機舉充鎮關
中世祖即詔遣之勗謂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
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爲妃則不營留而
自停矣勗與紞伺世祖閒並稱充女淑令風姿
絕世若納東宮必能翼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
德遂成婚焉

馮紞字少胄安平人也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世祖詔治金墉廢賈妃已定紞與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轉侍中世祖篤病得愈紞與勗乃言於世祖曰陛下前者病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世祖納之初諒伐吳紞與充勗共苦諫世祖不納斷從張華吳平紞內懷慙懼疾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太著朝論當徵爲尚書令

紈從容侍帝、論晉穆故事、因曰、臣常謂鍾會之反、頗由太祖、帝勃然曰、何言邪、紈曰、臣以爲夫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治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是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以抑損克終、非上之人有仁暴之異、在下者有愚智之殊、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誘誘太過、喜其謀猷、盛其名位、授以重勢、故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張利害、遂搆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

之權勢、納之以軌度、則逆心無由而生、亂事無階而成、世祖曰、然、紹誓首曰、愚臣之言、宜鎮堅冰之道、無令如會之徒、復致覆喪、世祖曰、當今豈有會乎、紹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四海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世祖默然、徵張華爲太常、辭免華官、劉頌字子雅、廣陵人也、除淮南相、上疏曰、臣竊惟萬載之事、理在一統、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禪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治、治安遺

（槽上有以字鎮作思）

業使數世賴之若乃豪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治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治樹不拔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治小察理而大勢危諸

侯牧民、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苞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以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舉王之親、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延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

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雖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強盛也、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祖俸、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

應論福之後[illegible]見於此矣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審量事勢使君樂其國臣樂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人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

憂矣今閣閣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准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治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側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治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暗

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治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人主恒能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所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治之大略也天下至大非乖聽所周又精始難校考終易明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能否不別陛下

舊無不建二字補之

舊在字下有闕所不把之處六

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錙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今親掌者、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治而反亂者也、是以善爲

字剩之

治者、綱舉而網疎、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疎則小罪必漏、所羅者廣則大罪不縱、則甚泰必刑、微過必漏、則爲政不苛、甚泰必刑、然後犯治必塞、此爲治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網甚密、網甚密則微過必舉、微過人情所必有、而不足以害治、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平民失職、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非徒無益於治體、清議乃由此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

旁無日字補之

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治、則皆天網之所漏也、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庚癸警衆、此爲治誅赦之准式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敎、今舉小過、淸議益頹、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治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晃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

去苛察舉甚察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今則當小罪甚察而時不加治者明小罪非亂治之姦也害治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除華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牧守淪沒黎庶塗炭孟觀西討生禽酋萬年羣氐死散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

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蠻夷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法俗詭異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道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

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徵、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唯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誓頴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彼敗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

申繒之禍、顯宗周、襄公要秦、遷興、姜戎、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據伊洛之間、搜瞞之屬、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若綫、始皇之幷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矣、漢興而都長安、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莽之敗、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齊民雜處、數歲之後、族類繁息、既特其肥強、且苦漢民侵之、

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宏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弊、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唯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

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
皇帝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
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保境
安民、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
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帝王之都、未聞戎狄
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體、不
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吏民玩習、侮其
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
則坐生其心、以貪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

汧作汗

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民收散聚之積欵能爲禍滋蔓蓁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汗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

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亦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飢累荒凶逆既斃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靜默而綏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

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民遷之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及善懷我德惠而來彙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

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故可退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民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

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民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暫舉之小勞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一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

求降附於苻扶羅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虜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幷州之域可爲寒心今晉民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

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喻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爲著作郎、孫盛陽秋載機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愼、創制垂基、思隆後業、然而經略不同、長短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所以宏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賦

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殺世之長御、敝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恍下、爲己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養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叛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覇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洎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故世及之制弊禍終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式、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笄乎、固知百世非可懸禦、善制不能無弊、而使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蔑其多福、慮終取其小禍、非謂侯伯無可

基作具

片言舊作行宮改之

澤當作乎改之

共興作與共

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基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於其翼戴、及其承微積弊、王室逸舆、猶保名位、祚遺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與、降及亡秦、弃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孝斧始於所庇、制國聊於弱下、國慶獨享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趄弛、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震矜、遠國先叛、故強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鬬鬭、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共興亡、其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益、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咽其國家之富、憑其土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庶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

之累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而城地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聲震於閫宇、鋒鏑流乎衿衽、闇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陛閼暫援、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慇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忠臣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旅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

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遞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貶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轂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執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而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後

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

胡威字伯武、淮南人也、父質字文德、清廉潔白、質之爲荊州刺史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賜絹一匹、爲道中資、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荊州帳下都督聞威將去、請假還家、持資糧於路要威、因與爲伴、每事佐助、又進飯食、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

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父子清愼如此於是名譽著聞爲安豐大守徐州刺史政化大行後入朝世祖因言次謂威曰卿清孰如父清對曰臣不如也世祖曰以何爲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世祖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豫州刺史入爲尚書

周顗字伯仁汝南人也爲尚書左僕射王敦作逆石頭既王師敗績顗奉詔往詣敦敦曰伯仁

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左右文武、勸顗避敦、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破、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者邪、俄而被收、於石頭害之、

陶侃字士行、廬江人也、爲荊州刺史、政刑清明、惠施均洽、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

牧下有終字

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捕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蒱者牧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於是朝野用命移風易俗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累轉侍中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是日月之一蝕也帝欲脩鴻寶禮崧及覆表諫事遂不行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也爲護軍中書令顯宗初崩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庾冰等不從故康帝遂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康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孝宗加錄尚書事侍中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用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也早孤事母孝謹愛敬

著於色養、幾滅節於執喪、居近韓康伯家、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隱之哭、臨饌輟飡、當織投杼、爲之悲泣、如此終其喪、謂伯曰、汝若得在官人之任、當舉如此之徒、及伯爲吏部、超選隱之、遂階清級、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州之北界有水、名曰貪泉、父老云、飲此水者、使廉士變節、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厲、化被幽荒、詔曰、廣州刺史吳隱之、

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六韜　陰謀　鬻子

六韜

序

文王田乎渭之陽、見太公坐茅而釣、問之曰、子樂得魚耶、太公曰、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

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得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文韜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一亂一治、其所以然者何、天時變化自有之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家安而天下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君可得聞乎、太公曰、昔帝堯上世之所謂賢君也、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錦繡文綺弗衣、奇怪異物弗視、玩好之器弗寶、淫佚之樂弗聽、宮垣室屋弗崇、茅茨之蓋不剪、衣履不敝盡不更爲、滋味重累不食、

不以役作之故留耕種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其自奉也甚薄、役賦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視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矣、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道、太公曰、愛民、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奈何、太公曰、民不失其所務、則利之也、農不失其時、業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

與之也、無多宮室臺池、則樂之也、吏清不苛、則喜之也、民失其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無罪而罰、則殺之也、重賦斂、則傘之也、多營宮室遊觀、以疲民、則苦之也、吏爲苛擾、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御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也、見之飢寒、則爲之哀、見之勞苦、則爲之悲、

文王曰、善哉、

文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

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匿下無陰害不供宮室以費財不多遊觀臺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蔵國無流餓之民也文王曰善哉

文王問師尚父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尚父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六賊者

作業作勢作仕氣作業

吏威作王之威

揚美掩惡作掩善揚惡

一曰、大作宮殿臺池遊觀、淫樂歌舞、傷王之德、二曰、不事農桑、作業作勢、遊俠犯法禁、不從吏教、傷王之化、三曰、結連朋黨、比周爲權、以蔽賢智、傷王之權、四曰、抗智高節、以爲氣勢、傷吏威、五曰、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凌侮貧弱、傷庶民矣、七害者、一曰、無智略大謀、而以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愼勿使將、二曰、有名而無用、出入異言、揚美掩惡、進退爲巧、王者愼勿與謀、

不詳訛言作不好之言

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得此僞人也王者愼勿近四曰博文辨辭高行論議而非時俗此姦人也王者愼勿寵五曰果敢輕死苟以貪得尊爵重祿不圖大事待利而動王者愼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以傷農事王者必禁之七曰爲方伎咒詛作蠱道鬼神不驗之物不詳訛言欺詐良民王者必禁止之故民不盡其力非吾民士不誠信而巧僞非吾士臣不忠諫非吾臣吏不平潔愛

宰相作相一字下同

散其精作隱其情

人非吾吏宰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簡練羣臣定名實明賞罰令百姓富樂非吾宰相也故王人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神其形散其精若天之高不可極若川之深不可測也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也無得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好用世俗之所譽不得其眞賢

文王曰、好用世俗之所譽者何也、太公曰、好聽世俗之所譽者、或以非賢爲賢、或以非智爲智、或以非忠爲忠、或以非信爲信、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舉人、案名察實、選才考能、令能當其名、名得其實、則得賢人之道、文王曰、善

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法令之必行、必行則治道通、通則民大利、大利則君德彰矣、君不法天地、而隨世俗之所善以爲法、故令出必亂、亂則復更爲法、是以法令數變、則羣邪成俗、而君沈於世、是以國不免危亡矣、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失、太公曰、爲國之大失、作而不法法、國君不悟、是爲大失、文王曰、願聞不法法、國君不悟、太公曰、不法法、則令

不行、令不行、則主威傷、不法法、則邪不止、邪不止、則禍亂起矣、不法法、則刑妄行、刑妄行、則賞無功、不法法、則國昏亂、國昏亂、則臣爲變、不法法、則水旱發、水旱發、則萬民病、君不悟、則兵革起、兵革起、則失天下也、

文王問太公曰、人主動作舉事、善惡有福殃之應、鬼神之福無、太公曰、有之、主動作舉事、惡則天應之以刑、善則地應之以德、逆則人備之以力、順則神授之以職、故人主好重賦斂、大宮室、

多遊臺則民多病溫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人主好田獵舉戈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傷民五穀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故人主動作舉事善則天應之以德惡則人備之以力神奪之以職如響之應聲如影之隨形文王曰誠哉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愼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六守

者、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愼擇此六者、奈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愼此六者以爲君用、君無以三寶借人、以三寶借人、則君將失其威、大農大工大商、謂之

三寶六守長則國昌三寶完則國安
文王問太公曰先聖之道可得聞乎太公曰義
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
滅故義勝怠者王怠勝敬者亡
武王問太公曰桀紂之時獨無忠臣良士乎太
公曰忠臣良士天地之所生何爲無有武王曰
爲人臣而令其主殘虐爲後世笑可謂忠臣良
士乎太公曰是諫者不必聽賢者不必用武王
曰諫不聽是不忠賢而不用是不賢也太公曰

不然諫有六不聽強諫有四必亡賢者有七不用武王曰願聞六不聽四必亡七不用太公曰主好作宮室臺池諫者不聽主好忿怒妄誅殺人諫者不聽主好所愛無功德而富貴者諫者不聽主好財利巧奪萬民諫者不聽主好珠玉奇怪異物諫者不聽是謂六不聽四必亡一曰強諫不可止必亡二曰強諫知而不肯用必亡三曰以寡正強正衆邪必亡四曰以寡直強正衆曲必亡七不用一曰主弱親強賢者不用二

曰主不明正者少邪者衆賢者不用三曰賊臣在外姦臣在內賢者不用四曰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五曰以欺爲忠賢者不用六曰忠諫者死賢者不用七曰貨財上流賢者不用

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之將亡亦有妖乎其一人對曰有殷國嘗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椎大者如箕六月雨雪深尺餘其一人曰是非國之大妖也殷君喜以人餧虎喜割人心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孤人之子喜拳喜誣以

信爲欺、欺者爲眞、以忠爲不忠、忠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爲下、急令暴取、好田獵、出入不時、喜治宮室脩臺池、日夜無已、喜爲酒池肉林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飲人無長幼之序、貴賤之禮、喜聽讒用舉、無功者賞、無德者富、所愛專制而擅令、無禮義、無忠信、無聖人、無賢士、無法度、無升斜、無尺丈、無稱衡、此殷國之大妖也、

武韜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商王罪殺不辜、汝尚助余

憂民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脩身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無災不可以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與民同利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趣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渠壍而守利人者天下啓之害人者天下閉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獸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舟敗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啓之無有閉之矣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

悗作弭
遏作愚

無取於國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取民者民利之取國者國利之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必匿形猛獸將擊必俛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過色唯文唯德誰爲之惑弗觀弗視安知其極今彼殷商衆口相惑吾觀其野草茅勝穀吾觀其羣衆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而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夫上好貨羣臣好得而賢者逃伏其亂

至矣太公曰天下之人如流水節之則止啓之則行動之則濁靜之則清嗚呼靜哉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矣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夫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

文王在岐周召太公曰爭權於天下者何先太公曰先人人與地稱則萬物備矣今君之位尊矣待天下之賢士勿臣而友之則君以得天下矣文王曰吾地小而民寡將何以得之太公曰

可、天下有地、賢者得之、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收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唯賢者取之、夫以賢而爲人下、何人不與、以貴從人曲直、何人不得、屈一人之下、則申萬人之上者、唯聖人而後能爲之、文王曰、善、請著之金板、於是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所求而見者七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

文王曰、何如而可以爲天下、太公對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可約天下、仁

蓋天下、然後可以求天下、恩蓋天下、然後王天下、權蓋天下、然後可以不失天下、事而不疑、然後天下恃、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宍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得天下也、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

用作仕

才十過所謂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於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於人者有廉潔而不愛民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愎心而喜用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於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於人者

無欲察二字

貪作廢

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愎心而喜用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器、存亡之事、命在於將也、先王之所重、故置將不可不審察也、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欲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微察問之以言、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貪、六曰、試之以色、以

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龍韜

武王曰、士高下豈有差乎、太公曰、有九差、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人才參差大小、猶斗不以盛石、滿則棄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臥不絕、爲衆所憎、爲人所疾、此可使要問閭里、察姦伺猾、權數好事、夜臥早起、雖遠不悔、此妻子將也、先語察事、實

長希言、賦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不用諫言、數行刑戮、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好勝、疾賊侵陵、斥人以刑、欲正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咋咋、言語切切、知人飢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近賢進謀、使人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必、此十萬之將也、温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動動紛紛、隣國皆聞、出入居處、百姓所親、誠信緩大、明於領世、能敎成事、又能敎

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將軍受命、乃齋於太廟、擇日授斧鉞、君入廟西面而立、將軍入北面立、君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此以往、上至於天、將軍制之、乃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以下至於泉、將軍制之、既受命曰、臣聞治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

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不敢還請、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可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故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驁、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而令行、太公曰、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

遂誤作生遂

爲明下舊有何以爲審四字刪

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振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故殺貴大、賞貴小、殺及貴重當路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馬厮養、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夫殺一人而三軍不聞、殺一人而萬民不知、殺一人而千萬人不恐、雖多殺之、其將不重、封一人而三軍不悅、爵一人而萬人不勸、賞一人而萬人不欣、是爲賞無功貴無能也、若此則三軍不爲使、是失衆之紀也、

無士卒二字欲下有將字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禮冬日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暮名曰三禮也將身不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下步名曰力將將身不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士卒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敢食軍不舉火將亦不火食名曰止欲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故上將與士卒

共寒暑、共飢飽勤苦、故三軍之衆、聞鼓音而喜、聞金聲而怒矣、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非好死而樂傷、爲其將念其寒苦之極、知其飢飽之審、而見其勞苦之明也、

貴作夢

傷作發

成作至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傳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其事之成者、其言不足聽、兵之用者、其狀不足見、倏然而往、忽然而來、

人作臣
成作克
知非莫
大於必
成六字
勝莫之
勝作謀

善作智

能獨轉而不制者也、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其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矣、故爭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成、用莫大於必成、用莫貴於元眇、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夫必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自倍、兵之害、猶豫最大、兵之災、莫大於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災、善者

擇作失
起作赴

從而不擇、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故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起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待之、武王曰善、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極、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先、太公曰、天道難見、地利人事易得、天道在上、地道在下、人事以飢飽勞逸文武也、故順天道不必有吉、違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則士卒迷惑、人事不和、則不可以戰矣、故戰不必任天道、飢飽勞逸文武最急、地利爲寶、王曰、天道

鬼神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何以獨不貴天道太公曰此聖人之所生也欲以止後世故作爲誦書而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勝而衆將所拘者九王曰敢問九者奈何太公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幸於天道無智慮而候氛氣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歸過敵人怯弗敢擊而待龜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不可以

治勝敗、不能制死生、故明將不法也、

太公曰、天下有粟、聖人食之、天下有民、聖人收之、天下有物、聖人裁之、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愛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

虎韜

武王勝殷、召太公問曰、今殷民不安其處、奈何使天下安乎、太公曰、夫民之所利、譬之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冬日之從陽、夏日之從陰、不召

自來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民有三幾不可數動動之有凶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民怨生明罰則民懾畏民懾畏則變故出明察則民擾民擾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故明王之民不知所好不知所惡不知所從不知所去使民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樂哉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也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仰之天下仰之而天下治矣神農之禁春夏之所生不傷不

害、謹修地利、以成萬物、無奪民之所利、而農順其時矣、任賢使能、而官有材、而賢者歸之矣、故賞在於成民之生、罰在於使人無罪、是以賞罰施民、而天下化矣、

大韶

武王至殷將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禮以朝者三千人、舉百石重沙者二十四人、趍行五百里、而矯矛殺百步之外者五千人、介士億有八萬、武王懼曰、夫天下以紂爲大、以

周爲細、以紂爲衆、以周爲寡、以周爲弱、以紂爲強、以周爲危、以紂爲安、以周爲諸侯、以紂爲天子、今日之事、以諸侯擊天子、以細擊大、以少擊多、以弱擊強、以危擊安、以此五短擊此五長、其可以濟功成事乎、太公曰、審天子不可擊、審大不可擊、審衆不可擊、審強不可擊、審安不可擊、王大恐以懼、太公曰、王無恐且懼、所謂大者、盡得天下之民、所謂衆者、盡得天下之衆、所謂強者、盡用天下之力、所謂安者、能得天下之所欲、

所謂天子者、天下相愛如父子、此之謂天子、今日之事、爲天下除殘去賊也、周雖細、曾殘賊一人之不當乎、王大喜曰、何謂殘賊、太公曰、所謂殘者、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錢綵帛狗馬穀粟藏之不休、此謂殘也、所謂賊者、收暴虐之吏殺天下之民、無貴無賤、非以法度、此謂賊也、

武王問太公曰、欲與兵深謀、進必斬敵、退必克全、其略云何、太公曰、主以禮使將、將以忠受命、國有難、君召將而詔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

避、勿以三軍爲貴而輕敵、勿以授命爲重而苟進、勿以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士爲必然、勿以謀簡於人、勿以謀後於人、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敵可勝也、

陰謀

武王問太公曰、賢君治國敎民、其法何如、太公對曰、賢君治國、不以私害公、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法不廢於仇讎、不避於所愛、不因怒以誅、不因喜以賞、不高臺深池以役下、不雕

孕於勝誤

文刻畫以害農、不極耳目之欲以亂政、是賢君之治國也、不好生而好殺、不好成而好敗、不好利而好害、不好與而好奪、不好賞而好罰、妄孕爲政、使內外相疑、君臣不和、拓人田宅、以爲臺觀、發人丘墓、以爲苑囿、僕勝衣文繡、禽獸犬馬與人同食、而萬民糟糠不厭、裘褐不完、其上不知而重斂、奪民財物、藏之府庫、賢人逃隱於山林、小人任大職、無功而尊、無德而貴、專恣倡樂、男女昏亂、不恤萬民、違陰陽之氣、忠諫不聽、信

用邪佞、此亡國之君治國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輕罰而重威、少其賞而勸善多、簡其令而衆皆化、爲之何如、太公曰、殺一人千人懼者殺之、殺二人而萬人懼者殺之、殺三人三軍振者殺之、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賞二人而萬人喜者賞之、賞三人三軍喜者賞之、令一人千人得者令之、禁二人而萬人止者禁之、敎三人而三軍正者敎之、殺一以懲萬、賞一而勸衆、此明君之威福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一言與身相終、再言與天地相永、三言爲諸侯雄、四言爲海內宗、五言傳之天下無窮、可得聞乎、太公曰、一言與身相終者、內寬而外仁也、再言與天地相永者、是言行相副、若天地無私也、三言爲諸侯雄者、是敬賢用諫、謙下於士也、四言爲海內宗者、敬接不肖、無貧富、無貴賤、無善惡、無憎愛也、五言傳之天下無窮者、通於否泰、順時容養也、

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聞乎、尚父曰、黃帝

之時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堯之居民上、振振如臨深川、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恐不滿日、湯之居民上、戰戰恐不見旦、王曰、寡人今新幷殷居民上、翼翼懼不敢怠、

鬻子

君子不與人之謀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見

信也、君子非仁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而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

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人有大忌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忌奈何、鬻子對曰、大忌知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有行如此之謂大忌也、昔之帝王其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民、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民者至庳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

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則謂之狂、知惡不改者、則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不肖者不自謂不肖、而不肖見於行、不肖者雖自謂賢、人猶皆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愚者雖自謂智、人猶皆謂之愚也、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鞉以待四海之士、爲銘於筍簴曰、敎寡人以道者擊鼓、敎寡人以義

者擊鐘、敎寡人以事者振鐸、告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訟獄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吾恐其留吾門廷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朝廷間、可以羅雀者、夫卿相無世、賢者有之、國無因治、智者理之、智者非一日之志也、治者非一日之謀也、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政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

舊無不行其器者五字補之

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爲、而不行其器者不成也、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亦不成也、

昔者魯周公使衛康叔往守於殷、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愼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一